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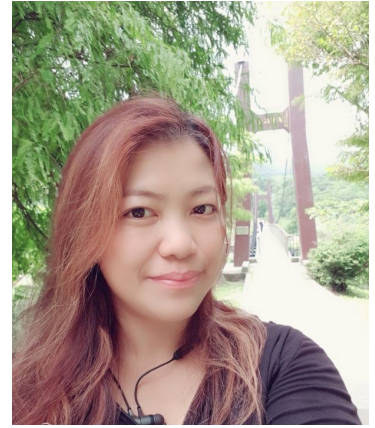


送終

安德聯合診所 / 巫惠玲 護理師

「○碧阿姨哩來啊喔！」下午交接班時是陳阿姨準時報到的時間。「嘿啊！啊今那系哩照夠哇喔？」平時一般的對話，卻感受到陳阿姨的熱絡。

他對這裡其實是矛盾的心理，喜歡跟我們抬槓，很愛我們這大家庭，卻對收針時間非常計較，因為對她而言洗腎的時間彷彿度日如年，多一點的時間也不想停留。常把對生死的不在意掛在嘴邊，年紀大了，孩子無須她操心了，唯一令她擔憂的孫子，她也另有安排了。



陳阿姨一直都很獨立，常說可以自己做的事情，不要麻煩別人，自己散步來，自己散步回家。推也推不掉她愛送我們的堅果塔，待我們醫護人員如家人。一直是瘦弱的身軀，近幾個月變化很大，直說自己應該罹癌了，該放下就放假，她開朗的人生觀一直讓我很佩服，也讓我回想到以前。

人生的職業，對我而言並非只是選擇。在學校研讀專業醫護課程時，從未意識到自己的未來職業會面臨到生與死，以為只是疾病上的治療而已。學生時期實習在內科病房，第一次遇見因為高血壓及糖尿病，導致雙腳嚴重水腫到鞋子都穿布下的老爺爺，爺爺因為我驚訝他雙腳的腫脹程度，戲謔自稱自己是肯德基爺爺。是的，肯德基爺爺，我為了寫實習報告內容運用了所以空檔，包括晚上都跑去找爺爺收集資料，肯德基爺爺及奶奶都是很好相處的人，一直到我實習結束後都還是有書信的來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第一次收到奶奶寫來的信，她告訴我爺爺走得很安詳，也安慰並鼓勵我要好好加油。這是我第一次在臨床面對離別，胸口滿滿的悶、滿滿的難過、滿滿止不住的淚水。

在加護病房懵懂無知菜鳥階段，住在醫院的宿舍哩，每天上班就是迎接新的挑戰，帶新人的學姊每天出不同的考題，讓我每天都過得很精采，下了班就是往醫院圖書館跑，借書、整理資料，在手寫成書面報告資料，跟我同寢室同單位的學姊早已入睡，剩下我開著小夜燈熬夜備戰。剛開始的我被電得很慘，光是一個急救車跟一台呼吸器，就讓我整理資料不下20次，徹底的被打敗。只是現在想想，我也很感激那位學姊，因為她的要求反而讓我更加得充實自己。

急重症單位最不習慣的不適C P R，而是所謂的夜間值班(協助轉AAD的病人)。不成文的規範，每一位護理人員每個月都會輪值班，下班後在夜間規範的時間裡睡在輪值室待on call，偶爾會有兩個人值班，就睡在兩人病房改成的值班室，睡在病床上，要睡覺就把自己的圍簾拉上，常常連自己隔壁睡的是谁都搞不清楚，膽子不夠大還真不適合輪值般呢！

第一次跟救護車是在一個秋天的下午，護理長問我是否可以協助，下午值班人員還沒到，希望我幫忙。我單身住住宿，找我最適合，我一口就答應了。跟著救護車司機大哥推著擔架，在加護病房接了一位病人回家，以傳統習俗，家屬會希望病人插著管，留一口氣回家。推著擔架上了救護車，我在門旁一下下的按壓著氧氣，身後跟著兩個小小的身影上了救護車，一聲一聲的喚著爸爸，我轉頭眼角出現一對小姊弟，約莫 8 歲及 5 歲吧！驚訝及難過的情緒突然湧上，還好口罩遮掩了我崩潰的情緒，其他細節我也記不得了，忘了紫記如何協助這位爸爸拔管及申請死亡證明的流程，只記得那對小姊弟實在令人鼻酸，讓我想忘也忘不了。

記得冬天的某個深夜值班，須將病人從台中醫院送回屏東，我穿著厚外套，寂靜的夜裡，救護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著。到達目的地，是一間位於郊區的三合院，等待的一位先生協助我們讓往生者躺下，頭下放的是一塊紅磚頭，先生跟我們道了聲謝謝。上車前我環顧了四周，與司機大哥對看了一眼，瞭解大致的情形，回醫院的路好遠，一路上我的心也好沉。

洗腎室面對臨終也是很沉重，在預後差及可預期中的病況，我們不得不勉強自己及腎友堅強。有我們打趣取笑的九命怪貓白伯伯；心肌梗塞，路倒被及時救回一命的黃先生、還有胰臟癌末期，仍然不斷得想回來我們這個大家庭陳阿姨。陳阿姨臨終前還交代家屬，要送我們她愛送給我們的堅果塔，我整個心很酸很酸，也需要時間調適自己。(陳阿姨在我寫這篇文章時過世了，她是個非常好的人，也非常熱愛我們這個大家庭，期盼她一路好走。)

很多的故事，我說不完也寫不完。「臨床」好像“勉強”著我成長、堅強及壯大，這樣的描述很奇怪，我覺得自己的心境就是這樣被鞭策長大的。在醫院看過人生百態，我想現階段提倡「尊嚴的臨終」以及「醫療自主權」，更能讓家屬好好的規劃及陪伴他們安穩的走完人生最後一個階段，也值得我們好好深思這個人生的課題。